

文化中国行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水族端节：端坡赛马竞英雄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我还记得12岁那年端坡上的赛马，在狭窄的山路上大家一起挤马。”年过六旬的水族文化研究员石国勳回想当年感慨万千。与有着相同情怀的，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水书习俗国家级传承人杨胜昭，在后者的记忆里，儿时的端节让人兴奋，“吃鱼、赛马，整个寨子都很热闹”。

石国勳和杨胜昭都是三都人。作为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三都的水族人口占水族总人口的67%。“我们水族是很古老的民族，有股人后裔之说。三都水族从中原水流域一路迁徙而来。端节是水族一些片区的年节。”杨胜昭说。

每年水历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上旬（即农历八月至十月上旬）的亥日是端节，水语又称为“借端”。在三都，从水历十二月的第一个亥日开始，各地按规定的顺序分期分批过节，历时两个多月。记者从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上看到，2025年的端节从9月27日一直到11月14日，共有七个批次，分别为第一端节、第二端节、第三端节、第四端节、第五端节、第六端节以及第七端节。

据杨胜昭介绍，“借端”的戌日晚上和亥日早上，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祭祖活动，用煮好的“鱼包韭菜”作为主要祭品，在供桌上摆设熟瓜豆、茄子、烟叶、鲜果等祭品及家中老人的服装、农具等供奉祖先。等到亥日下午，男女老少都身着盛装去“赶端坡”，在端坡上举行盛大的

赛马活动，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马是水族漫长迁徙中密不可分的伙伴，也是水族社会地位、经济财富的象征，体现着水族人坚强勇敢、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品格，因此我们水族也被称作‘马背上的民族’。”石国勳说。

石国勳3岁就被父亲扶上了马背，在少年时曾多次参加端坡赛马。据他介绍，与蒙古族的赛马不同，水族赛马很少配马鞍，比赛的马道是一条山间跑道，路面崎岖、上下起伏，最狭窄处通常只能容下两匹马同时经过。尽管比赛中最先到达坡顶者胜，但对于水族而言，端坡上的赛马从来不是速度观赏。“上坡有马上动作表演，下坡更是精湛马术的体现，一不小心就会人仰马翻，在复杂地形中展现男儿英雄风采。”石国勳说。

这样的传统，赋予了水族人独特的赛马技巧。端坡上的飒爽英姿能够获得整个族群的认可，是水族女子婚嫁时追逐的对象。而围绕赛马衍生出的相马、驯马、养马等需求，诞生了诸如莫家、李家、石家这样爱马的家族。如今，起源于水族端节传统赛马习俗的贵州“村马”，已经成为全国的民族马文化运动中具有影响力的活动之一，联结起文化、体育、旅游、农业、商业等产业。这匹源自殷商的骏马，在史诗般的民族迁徙中，曾经帮助先民驮运物资、翻山越岭，如今依旧在水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鱼包韭菜。三都水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彝族火把节：赛马奔腾里的民俗传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

每逢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在夜幕降临下的山坳，万千火把犹如星河坠落，点亮一个个彝寨，伴着马铃声、山歌声、欢笑声，火把节的模样也愈发清晰……对彝族人来说，火把节不仅是驱虫祈福的仪式，更是呈现彝族文化的璀璨舞台。随着2026年农历丙午马年渐近，这项传承千年的民俗活动又将启动。

赛马环节是火把节上的重要竞技活动之一。其源于彝族先民古代的游牧生活和军事训练，以速度赛为主，赛程数公里不等，比赛胜负象征着家族荣誉，赛马结束后会为获胜骑手和马匹颁发荣誉奖励（如锦旗、牛羊等），并举办庆祝活动，氛围热烈。

“赛马活动传承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强化了民族文化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丰富了群众生产生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了彝族赛马创新发展，加速民族体育推陈出新。”武汉体育学院何菲在其论文中如是总结。

作为彝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活动，火把节也是彝族群众最盛大的传统节日。2006年，火把节（彝族火把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在云南民族大学教授白兴发看来，彝族火把节已从传统的民族节日演变为集民间习俗、商贸活动、娱乐休闲及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民俗活动，其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民众参与面广。

“譬如在赛马、斗牛、摔跤及火把狂欢等活动中体悟彝族民众的勇武精神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原贵州大定县（今大方县）的《大定县志风土志》记载：“彝俗尚气力，平居畜善马，好驰骋以射猎。”描述了西南地区彝族人擅长骑马射猎的情况；《西南彝志》还记载了宋初水西地区一次盛大的跑马活动：“骑士到来，如天上流星。戴斗笠的汉，着毡毡的彝，云集看跑马，大家都夸奖，彝给汉增荣，汉与彝助威”。

当代彝族火把节，赛马已不再只是速度比拼，而是一场融合技巧、智慧的综合竞技。赛事在圆形跑道“九日”举行，多设于山腰，由村寨青年用锄头开辟便道而成。

如今，赛马活动已成为展示力量、勇气与马技的文化载体，也是节日中联结情感、传承民族精神的核心环节。



赛马活动激烈现场。陈沛亮 摄（影像贵州）



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彝族群众欢庆火把节。张晖 摄（影像贵州）



黔东北石马：土家族人的图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在贵州东北部的群山之间，险峻的地形曾深刻影响当地发展。千百年来，马匹是当地群众翻山越岭的“陆地之舟”，逐渐演化成人们心中重要的精神符号。那些形似骏马的山崖、巨石，被土家族群众称为石马，成为与白虎崇拜并重的民族图腾。

“很多人知道土家族崇敬白虎，这源于廌君化虎的传说。但石马图腾同样深深扎根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之中。”贵州省土家学会常务理事李克相长期从事民族文化和乌江文化研究，他告诉记者，白虎崇拜与族源神话、战神力量相关，具有

严谨的仪式感；而石马图腾，则直接源于黔东北土家族群众适应高山深谷生存环境的智慧与情感寄托。“当山路取代江河成为主要交通道后，马就成了家庭的延伸和社区之间的纽带。这种长期的依存关系，最终沉淀为民族文化基因。”

黔东北地区石马的相关记载，最早可追溯至《田氏宗谱》中记载的隋唐时期事迹。在沿河中寨镇骡子岩、德江泉口镇马厓村等地，外形类似奔马的山崖或巨石至今仍被当地群众指认。

民间流传着“石马夜间出来踩踏庄稼，被当地人折断马蹄制服”的传说。李克相认为，这些传说体现了农耕民族守护丰收的愿望。

“与体系完整、仪式庄重的白虎崇拜相比，石马信仰更多体现在日常生活、地名故事和山野形态中，没有统一的祭祀仪式，在学术研究中往往被归为民俗遗存。”李克相说。

“但实际上，石马元素在土家族文化中无处不在。”李克相说，从思南沿河、多地的‘白虎岩’同时也被称为‘石马山’；在语言方面，‘立马’‘出马’‘梯马（梯马）’等词汇都与马相关；在礼仪活动中，‘纸马’是沟通人神的重要载体。这些痕迹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石马信仰图景。”

如今，石马图腾的文化价值正被重新发掘和重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湖北唐崖土司城遗址中，明代石雕马得到了科学地保护与展示；在贵州沿河、思南等地，石马文化通过进校园、民俗展演等形式得以传承；同时，石马形象也被融入剪纸、石版年画等民间创作，走向更广阔的展示平台。”李克相表示，保护石马，不仅是保护几处天然山石或相关遗存，更是保护山地民族的生存哲学、人与动物的深厚情谊，以及坚韧不拔、负重致远的精神品质。

“在每一处需要马匹跋涉的险阻，在每一个传颂石马故事的家庭，在土家族群众面对困难时乐观奋进的精神中，都有石马的身影。”李克相说。



德江县泉口镇马厓村石马。受访者供图

“读”马：从历史深处驰骋而来的精神符号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农历丙午马年新春将至，全省各地围绕马文化的展览与活动层出不穷。2月初开展的“贺丙午开岁 赏翰墨新春——刘磊水墨奔马画作品展”，在贵阳市达德学校旧址展出82幅以马为主题的水墨佳作。

“这不仅是生肖的轮替，更是一次文化寻根。”水墨奔马画作品展作者、贵阳市档案局（档案馆）原局长（馆长）刘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马融入中华文明的历程，首先是一部实用工具的发展史。考古证据表明，最晚在商代晚期，以马牵引的战车已成为重要的军事装备。

“马作为被人类驯化逾4000年的伙伴，在古代生产、运输、军事中不可或缺，更是历史上无数英雄功业的无言见证者，是人类的朋友。”刘磊引用汉伏波将军马援“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的名言，强调马在传统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刘磊表示，人们喜欢马，还与中华图腾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在所有关于马的文化意象中，“龙马精神”无疑是内涵最丰富、最具民族特色的核心象征。

“龙马精神，是对马最优秀品质的浓缩。”刘磊说，其核心是抱负远大、不畏艰险，精髓是自强不息、

百折不挠，实质是昂扬向上、奋发图强，灵魂是勤劳勇敢、无私奉献。

“由于龙的形象虚幻，而马真实可感，因此承载这一精神内涵的使命便落在了马的身上，使其衍生出‘马到成功’‘一马当先’‘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等诸多蕴含美好祝愿与价值推崇的词汇与典故。”刘磊说。

在民间艺术中，马也是重要的吉祥使者。“中国画马之作，不仅追求形似，更注重神似，通过马表达画家的内心世界。”刘磊介绍，抗战时期，徐悲鸿曾将《八骏图》赠予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其笔下的骏马昂扬奋蹄，超越了具体物象本身，成为中华民族不屈意志与团结抗战决心的象征，这也是艺术赋予马形象时代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典范。

2026年的马年春晚，吉祥物是4匹名为“骐骥、骥骥、驰骋、骋骋”的灵驹，其设计灵感源自西周至汉唐的骏马形象。“马的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丰富多样的表达，但无论形式如何创新，马文化中蕴含的奋进、忠诚、开拓的精神基因始终未变。”刘磊说，这匹从历史中驰骋而来的骏马，正不断被赋予新的形态，在文旅融合、艺术创作、精神激励的广阔天地中继续奔跑。



刘磊水墨奔马画。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珊珊 摄